

謀海秘辛錄（一）

費雲文

中國情報員的故事

報務員變馴鴿英雄

飛鴿傳書解救電台

華北豫南小城潢川地方不大，但山明水秀，大有江南景色，人民講究禮教，男女界限很嚴。日軍於民國廿七年十一月攻佔該地，因我軍拒守激戰，日軍傷亡頗重，所以入城後，大肆屠殺。由於該地民性堅韌，不受威脅利誘，所以無人願當漢奸。既無漢奸組織，所以也無妓女供應。日軍憤恨之餘，乃縱容官兵，強姦婦女；種種殘暴行爲，引起人民激忿，於是暗中坑殺單獨行動的日軍。日軍經常有人失蹤，遷怒人民，加上言語不通，因此動輒殘殺無辜。

潢川淪陷後的十二天，我情報組馴鴿員鄭元洪的電臺突然不通。河南站正焦急揣測之間，忽然第二天飛來鴿子一隻，脚下綁有信紙一張，督察員張我佛打開紙條一看，才知此鴿係鄭元洪自潢川所放，報告該臺電機的發報真空管燒壞了，修理時不慎，又將備份燒掉，因此請求派機務人

員携帶新的發報真空管，前往潢川修復使用。

這是初次用通信的鴿子，向遠在三百卅公里以外的鄭州辦事處求救，居然能不辱使命的安然到達目的地的一件奇事。

鴿子領薪且有公糧

民國卅一年冬，鄭元洪調到重慶後不久，他那馴鴿專長，居然大得其用，爲國爭光。

民國卅二年，「中美合作所」成立，計劃成立「通信鴿隊」，配合氣象工作，美方人員向戴笠將軍徵求馴鴿專家，戴將軍想起鄭元洪飛鴿傳書的往事，遂指派他前去，經過美方測驗，非常滿意，就命他擔任「通信鴿隊」隊長，所屬通信鴿，居然還有新給與公糧，成爲當時一大新聞，而鄭元洪也成爲傳奇性的風頭人物。

鄭元洪之所以成爲馴鴿英雄，爲我敵後情報站立下莫大功勞，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民國廿七年七月，抗戰軍興，次年，我情報機構，在河南鄭州設華北辦事處，積極部署地下工作，並由武漢派去電訊同志廿人，準備建立地下電臺。

電訊督察張我佛和報務員鄭元洪，從鄭州警

察局長楊蔚處借得獵槍一枝、子彈四粒，於某一天前往城東八里郊外打獵。該地有一座五十餘尺高的廢塔，塔內木梯，早已腐爛，有一老者寄居，見張、鄭二人持槍進塔，慌忙上前懇求千萬不要放槍，因爲塔中有野鴿千隻，沿塔窗而居，如一旦放槍，必有很大死傷，請愛惜生靈，並且送他們鴿蛋十枚。鄭元洪本來喜歡養鴿，他不要鴿蛋，却要沒有長毛的乳鴿四隻帶回去飼養，親自搭木架鴿舍，盡心飼養。到了乳鴿羽毛漸豐，飛行自如。鄭要求鄭州附近的交通人員，將鴿子帶出去遠放，竟能按時安然飛回，已經能發揮信鴿的作用。在潢川情報組成立，配屬電臺一座，即派鄭元洪爲臺長。他隨組長前往潢川時，便帶去兩隻他所飼養的鴿子，想不到居然發生了這麼大的作用。

潢川闖關焦急惶恐

我駐華北河南地下工作站督察張我佛奉命與熟悉豫南情況的同志研議進入潢川城的掩護辦法，決定以跑單幫做小生意方式前往。因爲潢川人大多以大米煮粥，吃饅頭，城中缺米缺鹽，入

城的單幫客以販米鹽者最多，出城則以購買日軍由上海運來的香烟、香皂、毛巾、火柴、電池、龍頭商標白細布為最多。

張我佛遂即以販米鹽的商人為進城的掩護，每日練習肩挑功夫，一擔四十公斤，一頭米，一頭鹽，發報與真空管兩支，即藏在米鹽之中。等到挑擔行走自如，商人形象逼真後才出發，先經信陽，再去潢川。

事先，已經打聽清楚，潢川城門係由日軍四人把關，擔任檢查工作。單幫客祇需預備好哈德門或前門牌香烟二包、雞蛋、蜂蜜等物贈與，口稱「生交生交」，即可順利通關。

可是，當張我佛到達潢川城門，排隊等待進城時，城門口除了原來的四名日軍外，却多增加兩名日本憲兵，顯得情形非比尋常。張我佛排在第九名，眼見第一人受檢查時，將其所挑前後兩個擔子內所裝貨物，全部倒入竹製的大扁盤中，逐一挑檢；任何物件，都無隱匿的可能。心想如此詳細檢查，萬無僥倖通過之理。想到工作安全，真是進退兩難，焦急惶恐，雖未現諸形色，但兩腿有點發抖，被排在他後面的老頭看在眼里。當日憲兵檢查到第八人，也就是張我佛前面一人時，忽然後面的老頭大聲喊叫：「如此檢查，要等到何時？我們不但要趕上市場買賣時間，而且賣完了，還得趕回家去！」

說着，他就挑着擔子，飛跑前進，越過張我佛和日軍崗哨，向城內直闖。

老翁仗義先擋一陣

老頭此一突然行動，激怒了六名日軍，連忙上前揪他回來，左右開弓，將老頭打得滿臉是血，接着拳打腳踢，脫去衣褲，詳加檢查，一擔貨物，傾倒在地，逐一挑檢。當時，六名日軍，集中老頭一人，秩序大亂，張我佛彎腰想挑起擔子，混進城去。忽然一名日本憲兵走了過來，猛踢一脚，正中跨下要害之處，痛得幾乎昏倒，後面排隊候檢的人，見此情形，一哄而散，不進城了。張我佛却乘此機會，忍着痛苦，挑起擔子，連忙混進城去。等到找到秘密電臺臺址，見到鄭元洪，張我佛已經支持不住，昏死過去。

經過急救醫療，先將電機修好，恢復通訊。然後再休養二日，準備先赴羅山，再經信陽回鄭州。於是第三天天剛亮，即赴潢川北門，通過檢查，踏上歸程，因為下體受創，所以腳步緩慢。正在瀏覽路旁景色之際，忽見一老頭，彳亍持杖，一肩空擔，仍有不勝負荷之狀，一步一拐，顯係身受重傷。再上前仔細辨認，竟係前四天硬闖城門，被日軍痛打的老頭。這對張我佛來說，老頭就是他的恩人，如果不是老頭那一鬧，亂了秩序，張我佛是萬難逃過檢查那一關的。於是，張我佛上前和他交談。老頭却說出他之所以要硬闖鬧事，就是報答張我佛的恩惠。

兩次相逢兩報恩

老頭說：

「今年正月，我帶小女在鄭州博愛醫院看病，領藥時，少了五角錢，正在為難。被你小師爺看到，代我付了。當時我問你的住處，準備回家

取款還你，你却不在乎，大方的走了，使我父女心中不安。莊稼人閒着，聽說潢川、信陽間走單幫，有利可圖，所以販些貨物，貼補家用。

「昨天在城門口排隊，你正好排在我前面，起先並沒有認出就是你。那知城門一開，你看到憲兵倒翻擔子檢查時，神情不自然，而且有點發抖，再仔細一看，原來是你，上次看到你身穿西裝，英俊瀟灑；現在却莊稼人打扮，虧你挑得動這擔貨物，竟為幾塊銀元的小利，受如此的風險。你這擔子裏的貨色，一定有問題。我為了報恩，救你的性命，所以才靈機一動，鬧鬧開事的。看到你挑擔進城，非常安慰，挨打受苦，也就心甘情願了。

「今天又在城外碰到你，真是天緣湊巧。」張我佛這才恍然，一念為善，竟有如此的奇遇。感動之下，一面向老頭道謝，一面問問他的姓氏住處，才知老頭姓王，但老頭堅決不肯透露詳細住址。張我佛回到鄭州復命，並即應鄭元洪的要求，將他那隻親手飼訓的鴿子空放回去。

處長據報，除了發張我佛獎金，找傷科醫生替他療傷外，並且請鄭州警察局長楊蔚派員向博愛醫院查病人登記表，找出王老頭的確切地址，立即撥出銀元三百元，交由張我佛親自送往，暗致酬慰之意。

諜戰村長成仁取義

為猴戲弄與豬同眠

抗戰時期，日軍攻佔緬甸，深入緬北密支那

一帶。我情報機關，爲了配合大軍反攻，在已淪陷的臘戌成立潛伏組織和秘密電臺，在臘戌市以北十五英里的高山上，搭建一丈見方的茅屋兩座，以種菜、種玉米爲掩護；組長王起龍和臺長陳實惟恐皮膚又嫩又白，與自己的掩護身分不類，於是故意晒成小黑炭般，與當地的夷人爲伍；生活夷人化。經常肩挑作物到市集脫售，順便以臺語（王、陳二人均爲廈門人）與日軍的臺灣籍伙伕閒談，由女人談到思鄉、厭戰，藉機探聽日軍番號、駐地、兵種等情報。

電臺架於山洞中，通報時臨時將天線掛上大樹，八個月安然無事。孰料有一天，二人返回山洞時，掩護電臺的物件，有被移動現象，電機尚存，天線散落在地上，耳機和電鍵却不見了。

王、陳二人大大爲驚訝，以爲已被人發覺秘密，忙向深山藏匿，山下忽又槍聲大起，入夜始息。二人無計可施，祇好聽天待時，也就疲極安眠；不料一覺醒來，竟然與一頭大野猪睡在同一洞內。

二人逃匿數日，未見日軍搜山動靜，乃復潛回故居察看，一切如故。仔細搜索觀看之下，發現一隻猴子攀在樹上，仿效陳實平常工作情况，帶耳機，拿電鍵，作發報狀態；方知是猴子搗蛋，一場虛驚。

特遣部隊深入敵後

某日，盟軍空降一批武裝部隊到敵後兩坎地帶活動。臘戌的日軍，派出大隊官兵，三人一組，大舉搜山。

王、陳二人接奉電令，與空降的盟軍司外特少校聯絡，協助他們適應環境。王、陳二人遷移到南坎三角地帶，幾經驚險，始與盟軍少校相遇。盟軍降南坎的部隊爲六〇六情報特遣隊，在王、陳二人的協助下，與當地的夷人相處融洽，並向密支那北進。

日軍搜索盟軍少校及部隊，到處張貼榜文，懸賞捉拿盟軍司外特少校及中國李少校（即王起龍對外交涉所應用的化名），捕送者黃金百兩，通訊風報信五十兩。王、陳二人到達密支那地帶，仍在山區建立電臺，開始探繪日軍在伊洛瓦底江的軍事佈置情報圖，奉命密交反攻前來的國軍，情報組本身，再向密支那西北的孟光河流域活動。

傣族公主下嫁英雄

王起龍、陳實二人到達野人山狹河地帶之後，立即安排住所，架電臺蒐集情報。一週後探悉日軍由孟光到滑老蘇均有重點部署，並有最新式輕型坦克車卅輛。

一日，秋高氣爽，王起龍、陳實二人上山察看地形，繪情報圖，王起龍組長一不小心，誤觸傣族族人安放的捕獸鐵夾鉗，中毒流血，當場昏迷過去。由陳揸他求醫。遇到滑老蘇的頭人蘇互迪用特製的小藥丸，才將王救醒。

蘇互迪的女兒美麗密，曾受高等教育，爲著名的舞蹈家，美惠多姿，在八莫名噪一時，不幸染患痢疾，已有一月，山區無藥可治，相當危殆。王起龍組長深感她父親蘇互迪救命之恩，乃將從盟軍得來的治痢新藥，贈給她服用，當即痊愈。

因此，二人情好日密。

一日，她向王起龍說穿，她已認出王起龍和陳實二人絕非夷人；可能即係日軍懸賞捉拿之人。王起龍組長也不再否認，坦白向她說明身分，請她在抗拒日軍的同一立場上，予以相助。蘇互迪知情以後，決定招王起龍組長爲婿。到此關頭，王爲了工作，也爲了愛情，祇好欣然應允。於是，在中秋後的第一個月圓之夜舉行月光晚會時，邀請王陳二人參加，依照當地禮俗，美麗密以許婚信物「掛肩袋」套在王起龍組長身上，結爲夫婦。

百日禁忌痛殲日寇

洞房之夜，忽然來了一位老嫗媽，睡在兩位新人中間，有一種阻礙監視新人不得燕好交配的意味。王起龍組長大爲驚訝，問明美麗密，才知道依照當地的習俗忌諱，凡是被毒鉗來傷的人，百日之內，不能近女色。一場疑團，才告化解。

民國卅二年十二月，王起龍組長奉命以滑老蘇輕坦克營爲中心，測定向北東、西北方面一至二百公尺的直角，放兩把烟火，並且測報放烟火時的風速和風向。王起龍組長以爲在日軍哨兵嚴密的巡邏之下放烟火，很難措手。經以柔情打動其新夫人美麗密，商請岳父蘇互迪去執行。當時計議由王起龍組長夫婦測定日軍坦克營北、東各二百公尺位置，洒白石灰爲記，預定次日上午十一時，由蘇互迪放烟火，急電上報。

次日如約實施，盟機來偵察，盤旋再三，引起日軍注意，忙着上山撲滅烟火。

當晚，蘇互迪密遣族人，悄悄離開滑老蘇，以免盟機來襲，殃及池魚。並且叮囑王起龍組長善待美麗密。王起龍組長再三力邀蘇互迪同行，蘇互迪因欲留下應付日軍，且不欲離鄉遠行，再三不允，大家洒淚而別。十二月十五日，盟機卅六架猛炸隱藏於叢林中的日軍坦克營，連帶炸中山洞中的火藥庫，日軍不但坦克車無一倖免；而且死傷八百人，生還者不及十分之一，損失慘重。由於事先測放烟火的準確，與滑老蘇相距半英里的市集街道，並未波及，土人也無甚死傷。

村長就義保全族人

日軍受此重創，除迫令蘇互迪埋葬日軍屍體外；並將留在當地未及撤走的土人四十五人，全部逮捕，威逼他們說出何人指示轟炸目標，否則，全部槍殺。

此事本來祇有蘇互迪一人知情，所以衆人無可指認。日軍除濫施毒刑外，並以「一天殺一人」的恐嚇手段，脅誘土人招供。蘇互迪以自己年老，女兒終身之事已了，無所牽掛。於是挺身自認，以換取四十四個（已被殺一人）青年土人的生命。

日軍盛怒之下，先用毒刑，然後用狼犬，將蘇互迪打昏咬死，當夜，被釋放的四十四人，激於義憤，攻入日軍憲兵營，打死數人，逃入山中。盟軍克復滑老蘇後，師長某特撥專款爲蘇互迪以及其他六位殉難的欽族義士建立墓地，上書華文：「滑老蘇村長蘇互迪義士之墓」，發給六義士家族撫卹金，並將該等此次義行，通知英軍。

王起龍組長夫婦與陳實、老姨媽等人離開滑老蘇南赴八莫，中途聞聽蘇互迪不幸消息，傷心欲絕，美麗密本擬回鄉替父報仇，經大家苦苦相勸，才收淚上路，由老姨媽引導，進入莫馬克，買茅屋建立電臺，與重慶恢復聯絡。

王起龍組長奉令升少校，對外以李平少校名義，與國軍首長聯絡，陳實升上尉，各發獎金一千盾（約三百五十美元）。

水底秘道渡江擊敵

爲蒐集日軍在八莫沿伊洛瓦底江佈防情形，王起龍、陳實二人經常在江岸兩側觀察敵情。

當時緬北缺鹽，販鹽者獲利極大；但日軍對販鹽者查緝極嚴；稍不如意，即予毒打，於是販鹽者百計迴避日軍關卡，間道通過。

一日薄暮，王起龍組長在江邊發現一個人頭，頂着一大籬筐，在江中浮動，漸漸上岸，連忙上前查個究竟，原來係一裸體女人，見她放下籬筐，用包頭巾擦乾身體，籬筐內取出衣服，穿好以後，再頂着籬筐，手拿竹竿，匆匆走去。

王起龍組長恍然大悟，此人當爲一販鹽者，乃尾追上去，願出重價，購買全部私鹽；但希望知道她如何能頭頂重物，安然渡江？

夷女感其意誠，又貪他的重價，乃以秘密相告。原來江底有大石塊築成攔江壩，除七、八、九三個月雨季水大時期，無法過江外，其他九個月，不必利用渡船，即可循江底石壩秘密渡江。石壩巨石，每塊約二英尺，最淺處水深齊腰，最深處也不沒頂。渡者手持竹竿，與兩脚成三角形

，面向下流，然後逐步以左腳左向急流有漩渦處，橫步探覓水底巨石，並藉竹竿之力，站穩身體。如此繼續移動脚步，即可橫渡大江。此事僅村中四家知道，外人不知。現爲販鹽，避免日軍麻煩，故用此法。王起龍組長以一千盾以爲獎酬，誘請她利用夜晚，教導他和陳實二人，如法泡製，秘密往返二次，以資熟練。

民國卅三年三月，中國軍隊由雲南乘勝反攻，深入緬北，遠征軍步兵獨立第一團（團長林冠雄），擔任前鋒，力戰殲敵三千人，卅八師及特種部隊隨後增援繼進，挺進到八莫伊洛瓦底江北岸，與日軍隔江對峙。卅八師幾次以橡皮艇渡江，均被日軍擊退，無法渡過。

王起龍、陳實二人乃往見林冠雄團長，告以江底秘道之事，建議用此方法悄悄渡江，擊敵不備。林冠雄團長將信將疑，後以戰事持久難決，乃密報上級，用此方法。由閩籍士兵中挑選擅長游泳的一百名，施以特別訓練，即由王起龍組長擔任教練。每人頭頂三十斤石塊，大腿上綁二百顆子彈，身背卡賓槍，手持竹竿，在大圓石鋪成的道路上橫行渡過如此十天，大家都很熟練敏捷。五月廿二日，夜半我大軍即準備拂曉渡河攻擊，燈火齊明，並且炮擊南岸；日軍一面發炮還擊，一面集中軍力注意我渡河點。我獨立第一團的百名戰士，却在下流一英里之外，循着江底秘道秘密渡江，安抵南岸。拂曉繞出敵陣之後，猛施攻擊，一時日軍驚駭潰亂，我空軍適時趕來助攻，北岸大軍則乘機渡江，一舉功成。（未完待續）